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歷代詩話卷五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

臣陸伯焜

侍讀_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知縣

臣

繆琪

校對官檢討

臣

饒慶捷

謄錄監生

臣

李紳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詩話卷五十

歸安吳景旭撰

唐集中之

唐詩

登第

唐宋遺史曰孟東野有下第詩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又再下第詩兩度長安陌空將淚見花其後登第則

志氣充溢一日之間花皆看盡進取得失蓋亦常事而東野器宇不宏至於如此何其鄙耶

吳旦生曰東野調溧陽尉地有投金瀨林間水際徘徊賦咏曹務多廢至遣假尉代之而分其半俸嘗作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借者莫彈指貧窮何足嗟此其蕭條高寄類有道者之所為退之薦士詩云有窮者孟郊受材實桀驁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蓋許之深矣何一登第卽云春風得意馬蹄疾一

日看盡長安花致小蘇軾譏其工於為詩陋於聞道也

林下偶談載東野墓誌云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從進士試既得即去史云年五十得進士第樊汝霖云時郊年五十四三說不同按唐登科記郊登第在貞元十二年李程榜又按墓誌郊死於元和九年年六十四自元和元年逆數而上至貞元十二年凡十九年矣郊登第當是四十六又退之薦

士詩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耄蓋郊登第四年方調
溧陽尉也誌謂之幾五十是矣史與樊說失之然郊
集中有落第詩再下第詩又有下第東南行及下第
東歸畱別長安知己等詩則郊前此嘗累舉京師矣
今誌謂之年幾五十始以尊夫人之命來集京師又
何也

白打

陶南村曰予在蜀見東坡手書一幅曰黃幡綽告明皇

求作白打此亦快人意哉味東坡語似以白打為搏擊之意然王建宮詞云寒食內人長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則白打似博戲耳不知公意果何如

吳旦生曰此以白打為戲因戲分錢即觀韋莊詩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其義自明按齊雲論云白打蹴鞠戲也兩人對踢為白打三人角踢為官場劉向別錄云蹴鞠黃帝所造本兵勢也或云起於戰國徐堅云鞠即毬字霍去病傳穿域蹋鞠顏師

古注云以皮為之實以毛蹙蹋為戲也初學記作蹙
鞞焦弱侯云以鞞从足作踔皆一時趣筆之悞唐書
音訓云古者以毛實皮蹙而不擊後世以杖擊丸或
於驢馬之上當言毬不當言鞞也劉貢父詩話歸氏
子弟嘲皮日休曰八片尖皮砌作毬火中燂了水中
揉一包閒氣如常在惹踢招拳卒未休今柳三復能
之述曰背裝花屈口勿反 郤白打大蹀斯進前行兩步
蹀後立多時柳欲見晉公無由會公蹀毬後園偶迸

出柳扶取之因懷所業戴毬以見公出再拜者三每
拜毬起復於背脅幘頭間公笑而奇之遂延門下

池錦

王建宮詞如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

吳旦生曰西清詩話引文宗論德宗奢靡云聞得禁
中老宮人每引流泉先於池底鋪錦王氏談錄言此
即文宗對李石云云問之舊宮人無此事余按鄭嵎
詩世不傳自曾子固言之方知其津陽門詩皆以韻

語紀時事也其叙賜浴云暖山度獵東風微宮娃賜
浴長湯池刻成玉蓮噴香液漱回煙浪深逶迤犀屏
象薦雜羅列錦鳬繡鴈相追隨自注云與王建池底
鋪錦事相合蓋子固稱岵詩與樂天長恨微之連昌
並列其紀事自確則李石承詔錄與王建宮詞皆據
實也

輕容

王建宮詞云嬾羅不著愛輕容

吳旦生曰齊東野語紗之至輕者曰輕容唐類苑云
輕容無花薄紗也元豐九域志云越州歲貢輕容紗
五匹元微之寄樂天白輕容樂天製以為衣有咏輕
容詩云袴花白似秋雲薄衫色青於春草濃而容字
俗本改為繡又作庸容皆悞又方物考云綿州巴西
縣紗子一疋重二兩婦人以為暑服李長吉詩蜀煙
飛重錦峽雨濺輕容

玉藥花

高齋詩話曰王建唐昌觀玉蘂花詩一樹瓏鬆玉刻成
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見堦前碎月明
今瑒花即玉蘂花也王介甫以之比瑒蓋瑒玉名取其
白耳黃魯直又更其名為山礬謂可以染也廬陵段謙
叔多聞士也其家所藏異書古刻至多有楊汝士與白
二十二帖云唐昌玉蘂以少故貴自來江南山山有之
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瑒花之為玉蘂無疑
矣傅子容見此帖乃作絕句云比瑒更礬總未佳要須

博物似張華因觀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藥花

吳旦生曰韻語陽秋云江南野中有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土人呼為瑒花瑒玉名取其白也魯直云荆公欲作詩而陋其名予請名曰山礬野人取其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以名爾常有絕句云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是也近見高齋詩話云此花即玉藥花予恐未必然爾玉藥佳名也此花自唐流傳至今當以玉藥得名不應捨玉藥而呼

場魯直亦不應捨玉蘂而名山礬也瓊花惟揚州后
土祠中有之其他皆聚八仙近似而非也鮮于子俊
詩云百蘂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托靈祠地著不
可移八蓓冠羣芳一株攢萬枝而春明退朝錄乃云
瓊花一名玉蘂按唐昌觀有玉蘂王建所謂女冠夜
覓香來處惟有階前碎月明是也長安觀亦有玉蘂
劉禹錫所謂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
也唐內苑亦有玉蘂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之夕屢

同賞翫故德裕詩云玉蘂天中木金閨昔共窺而傳
師和云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
玉蘂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因子賞翫乃得此名
是也由是論之則玉蘂花豈一處有哉其非瓊花明
矣東坡瑞香詞有后土祠中玉蘂之句非謂玉蘂花
止謂瓊花如玉蘂之白爾

楊升菴據宋傅子容之詩謂瓊花玉蘂魯直名以山
礬即今之梔子花佛經名薝蔔花胡元瑞謂四種迥

異升菴合而一之大為孟浪因考合璧事類所辨四
花形色並錄於此論瓊花云瓊花天下無雙惟揚州
后土祠一株耳世傳此花乃唐人所植樹大而花繁
清馥異常潔白可愛獨殿春芳冠絕羣品唐賢多題
咏之昨因紹興辛巳之變或謂今所存者非其舊使
非老道士唐大寧者力言其不然鮮不以八仙名之
矣蓋此花雖遭狼籍然其盤根非他所比似有神物
為之遮護不然靈苗不絕生意復回既剪而終盛孰

使之然哉論玉蘂云玉蘂花所傳不一以為瑒花瓊
花山礬有以為米囊者其說皆非也蓋此花條蔓而
生狀如荼蘼柘葉紫莖冬凋春茂花鬚出殆如冰絲
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筩彷彿膽瓶其中別抽一英
出衆鬚上散為十餘蘂猶刻玉然名為玉蘂乃在於
此羣芳所未有也論山礬云山礬花俗名掟花木高
數尺枝肥葉密凌冬不凋花白未開時木犀相似及
開差大香絕濃號七里香尋常山林間多有之又有

千葉者按椶即瑒音相近也論薜蔔云薜蔔花一名
椶子花樹高二三尺葉厚深綠如兔耳或似柳而短
凡草木花皆五出惟此花六出色白中心黃春末抽
萼夏初結花又一種樹高五六尺許花葉皆差大謝
靈運目為林蘭并筆之

薜音
膽

鏡聽

韻語陽秋曰凡物皆可占非特蓍龜也市中亦有聽聲
而知禍福者莫知其所自觀王建有鏡聽詞云重重摩

掌嫁時鏡夫壻遠行憑鏡聽豈今聽聲之類耶大涅槃經云不以瓜鏡芝草楊枝鉢盂髑髏而作卜筮則鏡能占卜信矣

吳旦生曰鏡聽之法即月令廣義所言響卜也顧元慶謂懷鏡於通衢間聽往來之言以占休咎近世人懷杓以聽亦猶是也又有無所懷直以耳聽之者謂之響卜蓋以有心聽無心耳余觀李廓亦有鏡聽詞云匣中取鏡祠竈王蓋聽者必先竈前跪拜按鬼谷

子卜竈法云元旦之夕汎掃爨室置香燈於竈門注
水滴鐺置杓於水虔禮拜祝撥杓使旋隨柄所指之
方抱鏡出門密聽人言第一句即是卜者之兆如有
同卜者以鏡遞執即是彼兆三人五人皆傳鏡為主
宜夜靜卜之

呂氏春秋云正月元旦聽都邑人民之聲聲宮則歲
善吉商則有兵徵旱羽水角歲惡管子云凡聽徵如
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宮如牛鳴

竊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以鳴音淒
以清註云此言呼以聽土地之音非謂他音皆然也
人之聲合乎五音聽其首聲協而詳之也

紅絲硯

西溪叢語曰王建宮詞延英引對綠衣郎紅硯宣毫各
別牀天子下簾親自問宮人手裏過茶湯恐是用紅絲
硯江南李氏時猶重之歐公硯譜以青州紅絲石為第
一此硯多滑不受墨若受墨妙不可加王建集中有作

工硯又作洪硯皆非也

吳旦生曰說文硯石滑也長箋云訓滑何滑訓利利猶厲也與研摩同義故曰石滑也世但解堅澤為滑則不可通矣通謂研為硯墨孟也高者曰臺穹者曰瓦青州紅絲石一洮河石二端溪石三歙州石四礪邨石五皆石也有玉有金有磁有漆其類不一石其常也故从石古但作研又蘇易簡作文房四譜硯為首以青州紅絲石為一斧柯山第二龍尾石第三餘

皆在中下雖銅雀臺古瓦硯列於下品特存古物耳
東觀錄云紅絲石出於青州黑山其理紅黃相參二
色皆不甚深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其紋上
下通徹勻布漬之以水則有滋液出於其間以手磨
拭之久而粘着如膏若覆之以匣至開時數日黑色
不乾經夜即其氣上下蒸濡着於匣中有如雨露自
得茲石而端歛之石皆置之中行不復視矣硯譜云
紅絲石硯者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甚唐

彥猷云此硯發墨不減於端石也東坡云彥猷以青州紅絲石為甲或謂惟堪作骰盆蓋亦不見佳者今觀雲庵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許爾

一百六

元微之連昌宮詞云初過寒食一百六店舍無煙宮樹

綠自注云唐時京城寒食火禁極嚴以難羽入灰有焦者皆罪之念奴覓得又連催特

勅宮中許然燭

吳旦生曰容齋四筆謂寒食為一百五者自冬至之

後至清明歷節氣六凡為一百七日而先兩日為寒食故云他節不然也杜老有鄜州一百五日夜對月一篇江西宗派詩云一百五日足風雨一百五日寒食雨之類是也文獻通考云京師以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大寒食鄴中記云冬至一百五日為介子推冷食作乾粥食之即今菱糕也趙嘏寒食詩一百五日家未歸崔魯春日即事詩一百五日又欲來據此則詩人例以百五日為寒食矣今微之詞意謂在清明

前寒食後店舍已無煙而宮中然燭乃一時之權宜耳然獨云一百六者何按荆楚歲時記云去冬至一

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

王君玉詩疾風甚雨青春老

又云據歷合

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六者余因考之自

後漢周舉定為三日之禁至唐時盛興之遂於寒食

斷火三日謂去冬至一百四日五日六日也故或云

一百五或云一百六其義一也

丹陽記謂自冬至至清明凡七氣至寒食

止一百三日蓋歷家以餘分演之爾

雲騅叱撥

元微之詩登山縱似望雲騅平地須饒紅叱撥

吳旦生曰長慶集此歌自序云德宗皇帝以八馬幸
蜀七馬道斃惟望雲騅來往不頓貞元中老死天廐
臣稹作歌以記之余按八馬幸蜀玄宗事也其七斃
於棧道雲騅獨存而德宗幸梁亦充御馬國史補云
德宗幸梁馬號望雲騅駕還飼以一品料暇日牽而
視之至必長鳴四顧若感恩狀後老死飛龍廐中貴

戚畫為圖則謂德宗以八馬幸蜀過矣

李方舟博物志云天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六匹一日

紅叱撥二曰紫叱撥三曰青叱撥四曰黃叱撥五曰

丁香叱撥六曰桃花叱撥上乃製名曰紅玉輦曰紫

玉輦曰平山輦曰凌雲輦曰飛香輦曰百花輦後幸

蜀遂以平山凌雲為識

宋羣牧判官王明上羣牧故事云叱撥之別有八曰紅耳

叱撥曰駕騫叱撥曰紫騫叱撥曰桃花叱撥曰丁香叱撥曰青叱
撥曰驕叱撥曰紫驕叱撥曰榆叱撥又云北方馬以

叱撥
為上

白樸

元微之詩白樸流傳用轉新

吳旦生曰注言樂天於翰林中專取書詔批答詞撰為矜式禁中號為白樸每新入學求訪寶重過於六典王勉夫嘗檢唐藝文志及崇文總目無聞訪此書不獲適有以一編求售號曰制樸開帙覽之即微之所謂白樸者是也為卷上中下三上卷文武階勲等中卷制頭制肩制腹制腰制尾下卷將相刺史節度

之類此蓋樂天取當時制文編類以規後學者

菖蒲花

元微之寄贈薛濤詩別後相思隔煙水菖蒲花發五雲
高

吳旦生曰微之出使西蜀知營妓薛濤有辭辨嚴綬
遣濤往侍後登翰林濤獻松花紙百幅微之就於所
獻紙寄贈一篇濤嘗好種菖蒲故有是句按本草菖
蒲無花實有為瑞故古詩菖蒲花可憐聞名未相識

張籍詩深恩已去若再返菖蒲花開月長滿南史張
后方孕見庭中菖蒲花開光彩非常后曰嘗聞見蒲
花者必貴因取吞之遂生梁武帝故李長吉詩風采
出蕭家本是菖蒲花

繼古叢編云周益公校正文苑英華序以堯韭對舜
華非本草注安知其為菖蒲按梁元帝玄覽云金鹽
玉豉堯韭舜華梁太子賁河南菜啟堯韭未儔姬歎
非喻典術曰堯之仁天星降精於庭感百陰為菖蒲

焉

紫薇

白樂天入直西省詩絲綸閣下文章靜鐘鼓樓中刻漏
長坐到黃昏誰是伴紫薇花對紫薇郎

吳旦生曰天文志紫薇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與
花何涉唐中書省植紫薇花後世舍人院紫薇閣前
輒植此花雖循唐故事要亦何義後余見海錄碎事
云開元元年改中書省為紫薇省改中書令為紫薇

令則樂天入直西省所稱紫薇郎指此耳薇當作微
蓋樂天性愛此花有紫薇花詩云除却微之見應愛
世間少有別花人又宋時府治虛白堂前有紫薇花
兩株相傳樂天所植子瞻守郡時神宗書樂天紫薇
花詩以賜之或植或咏其性然也舍人院亦重其人
植其花謂即此是故實可也堯山堂外紀云范屏麓
為國子時赴京鄉試卧
舟中夢入廣寒宮嫦娥千百輩齊聲歌樂天此詩是
料果成殿元續娶吳夫人小字紫薇蓋屏麓居青山
距余前谿十里餘特搆紫薇樓規
制宏麗亦取此兆耳余猶及見之

韻語陽秋云樂天又詩紫薇花對紫薇翁則此花之
珍艷可知矣爪其本則枝葉俱動俗謂之不耐癢花
自五月開至九月尚爛熳俗又謂之百日紅梅聖俞
贈韓子華詩薄膚癢不勝輕爪嫩榦生宜近禁廬又
贈王景彞詩薄薄嫩膚搔鳥爪離離碎葉剪城霞皆
著不耐癢事胡文恭詩雅當翻藥地繁近曝衣天注
云花至七夕猶繁似有百日紅之意

瑟瑟

白樂天琵琶行楓葉荻花秋瑟瑟楊升菴曰楓葉紅荻
花白映秋色碧也瑟瑟珍寶名其色碧故以瑟瑟影指
碧字讀者作蕭瑟解非是樂天又有暮江曲云一道殘
陽照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此瑟瑟豈蕭瑟哉正言殘
陽照江半紅半碧耳

吳旦生曰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陽雜編有瑟瑟幕其
色輕明虛薄無與為比唐語林盧昂有瑟瑟枕憲宗
估其值曰至寶無價水經注水木明瑟瑟韋莊詩留得

溪頭瑟瑟波潑成紙上猩猩色
丁謂詩翠影踈踈渡
波光瑟瑟凝王周詩嘉陵江水色一帶柔藍碧天女

瑟瑟衣風梭晚來織林逋咏茶詩石碾輕飛瑟瑟塵

魯交野果詩碧如瑟瑟紅鞣鞣

鞣鞣國名古肅慎地也產寶石大如巨栗

中國謂之鞣鞣

據此則升菴之說益信乃陳晦伯以劉楨瑟

瑟谷中風正之蓋樂天詩言色公幹詩言聲用意各

別安得強證為蕭瑟之瑟也若盧照隣秋霖賦風橫

天而瑟瑟雲覆海而沉沉乃與公幹同意

天邪

楊升菴曰唐詩錢唐蘇小小人道最天邪又長安女兒

雙髻鴉隨風趁蝶學天邪

天音歪

田子藝曰天作歪非也

天少好貌即妖也邪即歪也葛魯卿詞人間花月見新妖不數江南蘇小正謂此也

吳旦生曰錢唐二句乃白樂天詩天音歪樂天自注也升菴詞品引張仲宗詞薄劣東風天邪柳絮又升菴詩桃根桃葉最天邪皆據樂天所注以為言也余

見芥隱筆記云樂天詩揚州蘇小小人道是天斜

音伊

邪反豈子藝有取於芥隱耶然芥隱作揚州恐悞按樂

天杭州春望詩濤聲夜入伍胥廟柳色春藏蘇小家

又餘杭形勝詩夢兒亭古傳名謝教妓樓新道姓蘇

則樂天稔知其為錢唐妓也應從錢唐為是郭茂倩

樂府解題云小小錢唐名娼蓋南齊時人西陵在錢

唐江之西故曰西陵松栢下

按小小墓一云江干一云湖曲張祜詩不知誰

共穴徒願結同心然不言何地也吳地記云嘉興縣前有晉妓錢唐蘇小小墓徐凝詩嘉興郭裏逢寒食

落日家家拜掃回，只有縣前蘇小小，無人送與紙錢灰。
元張光弼詩：香骨沈埋縣治前。

藍尾

碧溪詩話曰：樂天詩「三杯藍尾酒，一櫟膠牙餠」，觀長慶集此詩題云「七年元日對酒，非鑽火時事也」。東坡詩「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注引及白詩「非是宋景文守歲云」，且盡燈前藍尾杯。

吳旦生曰：荆楚歲時記「膠牙者蓋使其牢固不動」，此為正旦故事，而藍尾詳考之，可不拘時用也。按藍一

作唼蘇鶚衍義云今人以酒巡匝為唼尾即再命其爵也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其尾三丈或云藍潁水其深三丈時人取之以為酒今兩蓋從其簡也此皆非正行酒巡匝即重其蓋蓋慰勞其得酒在後也又唼云者貪也謂處於坐末得酒最晚腹癢於酒既得酒巡匝更貪婪之故曰唼尾唼字從口此即侯白酒律所謂酒巡匝末坐者連飲三盃以慰之之說也按藍又作婪說文婪貪也杜林說下者黨相詐驗為婪

盧舍切箋云又欸音訓皆同河東記云申屠澄與路
傍茅舍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翁自外挈酒至曰
以君冒寒且進一盃澄因揖遜曰始自主人翁即巡
澄當婪尾蓋謂最後之盃也宋景文詩稍倦持螯手
猶殘婪尾盃古雋考略云廣韻飲酒半去半在曰闌
當作闌尾石林燕語云或謂欸為燂如鐵入火貴出
其色此尤無稽矣

侍姬

本事詩曰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為詩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豐艷因為楊柳之詞以托意云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

吳旦生曰樂天嘗稱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善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名之一日將放去因作詩自題曰不能忘情吟且謂楊柳枝再拜長跪而致辭辭曰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巾櫛之間無違無失此

東坡所謂不似楊枝別樂天也洪景盧言白集中有
詩云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
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紅皆小賊獲名王勉夫又言妓
不止此觀劉夢得贈小樊詩云花面了頭十三四春
來綽約向人時終須買取名春草處處將行步步隨
又同州與樂天詩注云春草白君之舞妓也白詩云
小奴搥我足小婢搥我背又不知小奴小婢者是何
名也

白別有詩云小花蠻榼二三升曰還携小
蠻去試覓老劉看此小蠻乃酒榼名耳

三花

白樂天詩舞衣裁四葉馬鬣剪三花

吳旦生曰唐六典外牧歲進良馬印以三花飛鳳之
字東坡筆記言李將軍思訓作明皇摘瓜圖嘉陵山
川帝乘赤驃起三駿與諸王嬪御十數騎出飛仙嶺
下初見平陸馬皆驚而帝馬見小橋不進不知三駿
謂何今見岑參有赤驃馬歌云赤髯胡雛金剪刀平
時剪出三駿高乃知唐御馬多剪治而三駿其飾也

復齋湯錄乃引楊巨源觀打毬詩玉勒回時露赤汗
花驄分處拂紅纓嚴維作勅賜寧王馬詩鏡點黃金
眼花開白雪驄又見名畫錄言開元天寶世尚輕肥
多愛三花飾馬郭若虛藏韓幹畫貴戚閱馬圖中有
三花馬蘇大叅家有韓幹畫三花御馬晏元獻家有
號國出行圖亦畫三花馬蓋三花者剪驄為三瓣耳
楊升菴云唐詩朝騎五花馬又五花馬千金裘杜詩
蕭蕭十里馬箇箇五花文隋丹元子步天歌五箇花

文以馬鬣剪為五花或三花皆象天文也

格是

白樂天詩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

吳旦生曰格隔二字同義委巷叢談云言已是如此
曰隔是元微之詩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為名

鑿落琵琶

白樂天詩銀含鑿落盞金屑琵琶槽

吳旦生曰韓退之詩酖顏傾鑿落按海錄碎事云蒼

吾令金佐堯從賊被黥面嘗自稱金鑿絡湘楚人以
盞斚中鐫鏤金渡者為金鑿絡又樂天送春詞銀不
洛從君勸不洛酒器也意落絡洛古字通用

張祜琵琶詩金屑檀槽玉腕明按說文長箋琵琶本

作擘

博厄切
搗也

𢶏

博下切
搗擊也

唐人多以琵琶作必音讀如云

四絃不似琵琶聲斷腸猶繫琵琶絃忽聞水上琵琶
聲之類是也楊廉夫詩東山宴上琵琶骨自注琵琶
弼樂天句當如此讀

古今樂錄云琵琶出於絃靴杜摯以為秦末苦長城之役百姓絃靴而鼓之又貞觀中裴洛兒彈琵琶始廢撥用手今所謂搗琵琶是也

席上腐談云王昭君琵琶壞重造而其形

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為胡撥四即元史以為火不思亦訛

天地

韻語陽秋曰孟郊詩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許渾詩萬里碧波魚戀釣九重青漢鶴愁籠皆是窮蹙之詩白樂天詩無事日月長不羈天

地濶與二子殆霄壤矣

吳旦生曰同一天地也樂天以不羈便道濶東野以有礙便不道寬可見詩人胸次隨其所發即有天地陳無已詩天地豈不寬妾身自不容更得風旨

泊宅編云韓退之多悲詩三百六十首哭泣者三十首白樂天多樂詩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百首

繫

白樂天詩鐵繫移燈背

吳旦生曰樂天自注檠去聲唐彥謙雨詩燈檠昏魚目薰爐咽麝臍李義山詩九枝燈檠夜珠圓韓退之詩墻角君看短檠棄皆去聲按集韻檠渠映切注云有足似几物也諸詩作去聲用本此

黃氏筆記云檠者定弓體之器周禮弓人注音景漢書蘇武注又音巨京反東坡詩大弨一弛何緣殼已覺翻翻不受檠陸放翁云檠作平聲押用漢注也

暖溫燉

白樂天詩池水暖溫暾

吳旦生曰輟耕錄南人方言曰溫暾者乃懷暖也致
虛雜俎云今人以人性不與利者曰溫暾湯言不冷
不熱也樂天慣以俗語入詩王建亦云新晴草色暖
溫暾

下馬陵

楊升菴曰白樂天詩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蝦蟇陵下
住蝦蟇陵在長安謝良輔詩取酒蝦蟇陵下家家守歲

傳卮齊已詩翠樓春酒蝦蟇陵長安少年皆共矜

吳旦生曰國史補謂董仲舒墓門人過必下馬以故
號下馬陵而語訛為蝦蟇陵白公詩亦狗俗之過奈
何升菴又舉他詩以證之耶東坡詩隻雞敢忘喬公
語下馬聊尋董相墳又謝徐朝奉啟云過而下馬空
瞻董相之陵元遺山詩千年荆棘龜趺在會有人尋
下馬陵黃晉卿詩時有北人來下馬不知秦樹幾啼

鵑

服章

容齋隨筆曰唐人重服章故子美有銀章付老翁朱紱
負生平扶病垂朱紱之句樂天詩言銀緋處最多七言
如大抵著緋宜老大一片緋衫何足道閭閻淡緋衫稱我
身酒典緋花舊賜袍假著緋袍君莫笑腰間紅綬繫未
穩朱紱仙郎白雪歌腰佩銀龜朱兩輪便留朱紱還鈴
閣映我緋衫渾不見白頭猶未著緋衫緋袍著了好歸
田銀魚金帶繞腰光銀章暫假為專城新授銅符未著

緋徒使花袍紅似火似挂緋袍衣架上五言如未換銀
青綬惟添雪白鬢笑我青袍故饒君茜綬新老逼教垂
白官科遣著緋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晚遇何足言
白髮映朱紱至於形容衣魚之句如魚綴白金隨步躍
鵠銜紅綬繞身飛

吳旦生曰二儀實錄隋煬帝詔牛洪等造章服差等
三四品紫五品朱六品以下綠官吏青庶人白商皂
服色之分疑自此始唐馬周傳云三品紫四五品朱

六七品綠八九品青余按秦時光祿勳有中大夫漢武帝命光祿大夫皆銀章青綬魏晉以來有左右光祿大夫光祿三大夫皆銀章青綬謂之銀青光祿大夫詔加金章紫綬謂之金紫光祿大夫則章服之別漢晉已然非始於隋唐而唐人特重之往往形於詩篇耳

西清詩話云唐制百官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其階官之品與今制特異樂天為中書舍人知制誥玄宗

簡為京兆少尹官皆六品故猶著緋其詩所謂鳳閣
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著緋衫南宮啟請無消息朝
散何時復入衙是也後與元微之同制加朝散大夫
始登五品其詩曰命服雖同黃紙上官班不共紫微
前青衫脫早差三日白髮生遲校九年中書舍人雖
正五品必待加朝散而後易緋此知其不繫於職事
官也前輩記張嘉貞為中書令著緋傳遊藝為相著
綠蓋以此也唐借服色皆併魚假之樂天自江州司

馬除忠州刺史有謝裴常侍贈袍魚袋詩魚綴白金
隨步躍鵲銜瑞草繞腰飛其後除尚書卽後有脫刺
史緋詩便留朱紱還鈴閣却著青袍待玉除無奈嬌
癡三歲女繞腰啼哭覓銀魚此與今制特異也其特
賜者疑亦不相越唐書載牛叢為睦州刺史賜金紫
辭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緋卽賜紫為越等乃賜銀緋
野客叢書又云唐制服色不視職事官而視階官之
品至朝散大夫方換五品服色衣銀緋封贈蔭子未

至朝散雖職事官高未許易服色封贈之制雖宰相只許封一代其封二代非特恩不可光祿大夫許門設祭戟吏三十考轉銀青此其大略也觀白樂天為中書舍人知制誥簡為京兆尹官皆六品尚猶著綠其詩所謂鳳閣舍人京兆尹白頭猶未脫青衫南宮啟請無多日朝散何時復入街劉夢得賀給事加五品詩曰入舍郎官換綠衣元微之作武儒衡陞朝散大夫制曰今由是級則服色驟加誠足貴矣樂天授

朝散大夫制曰蔭子封妻豈惟腰白金而已權德輿
罷相為檢校尚書興元節度使改葬其父因表納檢
校尚書請回贈祖官不許納官特贈祖僊禮部郎中
呂溫代鄭相公謝戟十二枝表曰吏考三十始秩銀
青戰勲十二乃號柱國

板輿

白樂天詩朱旛四從板輿行

吳旦生曰潘安仁閒居賦太夫人初御板輿升輕軒

注云板輿一名步輿方四尺素木為之自樂天引用
世遂以板輿為奉母故事然按當時三公告老許以
板輿上殿如傳祇者又梁韋肅以板輿自載督厲衆
軍則非端以奉母

池魚

清波雜誌曰張無盡作一表云魯酒薄而邯鄲圍城門
火而池魚禍上句出莊子下句不知所出以意推之當
是城門失火以池水救之池竭而魚死也廣韻池字韻

注云池水沼也古有姓池名仲魚者城門失火燒死白
樂天詩火發城頭魚水裏救火竭池魚失水初不主姓
名之說然廣韻當有所據

吳旦生曰古語有云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城門失火
殃及池魚通鑑正史具載之非委巷嫖語也如池魚
為姓名豈又有姓林名木者耶樂天詩正得語意而
張表下句謂即出古語可

牡丹

酉陽雜俎曰牡丹前史中無說處惟謝康樂集中言竹
間水際多牡丹成式檢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記
說牡丹則知隋朝花藥中所無也開元末裴士淹為郎
官奉使幽冀迴至汾州衆香寺得白牡丹一窠植於長
興私第天寶中為都下所賞至德中馬僕射鎮太原又
得紅紫二色者移於城中元和初猶少今與戎葵角多
少矣

吳旦生曰歐陽永叔陸農師李石皆言牡丹初不載

文字自則天後始盛自余觀之康樂既言永嘉多牡丹嘉話錄謂北齊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又神農本草云一名鹿韭一名鼠姑廣雅云白茱牡丹也則何云不載文字自唐始聞哉按海記云煬帝闢西苑易州進二十相牡丹有頽紅鞞紅飛來紅袁家紅醉妃紅雲紅天外紅一拂黃軟條黃延安黃先春紅顫風嬌等名則何云隋朝花藥中所無哉然一牡丹也據白樂天詩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

十戶中人賦白廷翰唐蒙求韓令牡丹注云元和中
京師貴游尚牡丹一本直數萬而柳渾詩近來無奈
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今朝始得分明見也共戎
葵不校多以貞元中牡丹多耳是何貴賤之不同也
據蜀徐延瓊聞秦州董成村僧院紅牡丹一株使人
取掘自秦州至成都三千餘里歷九折七盤望雲九
井大小漫天懸險之路方至焉而韓滉私第有白牡
丹遽命斫去曰豈效兒女耶是何栽覆之不同也據

徐凝題杭州開元寺牡丹詩虛生芍藥徒勞妬羞殺
玫瑰不敢開而炙穀子詩牡丹妖艷亂人心一國如
狂不惜金曷若東園桃與李果成無語自成陰是何
毀譽之不同也據李正封詩天香夜染衣國色朝酣
酒時楊妃侍上曰妝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
封之詩見矣而劉夢得看牡丹詩今日花前飲甘心
醉幾杯但愁花有語不為老人開蘇子由云此詩感
慨是何樂悲之不同也通志云牡丹初無名依芍藥

得名故其初曰木芍藥亦如木芙蓉之依芙蓉以為名也而後此種類既繁稱名各異馬虛中詩牙牌分勝牡丹名是何質文之不同也

開八袞

白樂天詩行開第八袞可謂盡天年

吳旦生曰注七十以上為開第八袞蓋以十年為一袞故樂天又云已開第七袞屈指幾多人此年六十三元日詩也

芥隱筆記云禮年八十曰有秩故以八十為八袞又
道家流用此語樂天屢用之余按禮記八十月告存
鄭注云每月致膳九十日有秩鄭注云秩常也日有
常膳則知筆記為未審矣如陸放翁詩年開九秩尚
不死坐對一編殊未饜此年八十三以後所作其用

古始確

自叙

白樂天詩自憐郡姓為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

枝先許我楊穿三箭盡驚人

吳旦生曰樂天自作墓誌以白起為祖故言郡姓儒少也與弟敏中行簡三人相繼皆中第故言三箭驚人也

避暑錄話云世以登科為折桂此謂卻詵對策東堂自云桂林一枝也自唐以來用之溫庭筠詩猶喜故人新折桂其後以月中有桂故又謂之月桂而月中又言有蟾故又改桂為蟾以登科為登蟾宮用卻詵

事固可笑而展轉相訛復爾

芰

白樂天詩荷芰綠參差新秋水滿池

吳旦生曰芰菱也言荷與菱兩物也杜牧之晚晴賦
忽引舟於深灣覩八九之紅芰是悞以芰為荷東坡
詩綠芰紅蓮畫舸浮乃分別言之按酉陽雜俎云四
角三角為芰兩角為菱應劭作菱司馬相如作菱

老學菴筆記云今人謂菴荷為伎荷伎立也菴荷出

水面亭亭植立故謂之伎荷或作芰非是

楊升菴云菱乃今之菱角芰乃今之雞頭楚辭緝芰
荷以為衣若是菱葉何可以為衣乎又屈到嗜芰蓋
決明之菜非水中之芰也審矣緣楚人名菱為芰所
以致後世之紛紛也余按雞頭曰芡古雋考略云雞
頭鵠頭鴈頭鴻頭雞壘音邕皆芡也詞林海錯云芡為
鴻頭韓退之聯句鴻頭排刺芡山谷詩剖蚌煮鴻頭
則升菴以芰為雞頭悞矣管子芡名卵菱乃借以名

之豈升菴悞據此耶。馮李李君實云：吾地小青菱被水而生，味甘美，熟之可代飧飯。其花鮮白，幽香與蘋蓼同時。正所謂芰也。春秋時，吾地入楚，屈到所嗜，其即此耶？則升菴以為決明之菜，又非篤論。

田子藝云：周禮籩人，菱芰也。疏云：即菱角。亦悞。籩實菜也，名薺。若一名薺，攢余觀學齋佔畢云：爾雅薺若，英莢注，英明也。即今決明也。或曰：蔭也。字從艹，非從乙。及至凌薺，攢然後從凌。注水中芰也。則是陸生之

陵與水中之凌其為二物不同

酒令

白樂天詩云鞍馬呼教住骰盤喝遣輸長驅波卷白連
擲采成盧注云骰盤卷白波莫走鞍馬皆當時酒令

吳旦生曰又樂天詩醉翻襴衫拋小令劉貢父謂今
人以絲管歌謳為令者是也大都欲以酒勸故始言
送而繼承者辭之搖首按舞之屬皆卻之也至八遍
而窮斯可受矣其或舉故事物色則樂天所云閒徵

雅令窮經史退之所云令徵前事為也又元微之題
黃明府詩序云昔年飲酒嘗為觥錄事謂為酒斛也
又東皐雜錄云孔常父言唐人詩城頭催鼓傳花枝
席上搏拳握松子此藏闔為戲也又皇甫松手勢酒
令五指皆有名大指名蹲鴟中指名玉柱食指名鈎
戟無名指名潜虬小指名虎膺指節名私根通呼五
指名五峰此今俗所謂豁拳也可見酒席諸戲其來
已久



資暇集云飲酒之卷白波義當何起按東漢既擒白
波賊戮之如卷席然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也薛瑩
後漢書云黃巾郭太等起於西河白波谷時謂之白
波賊青箱雜記以為杯名非也陸放翁詩快似麾兵
卷白波楊廉夫詩觴令嚴行捲白波王元美詩相看
只解呼紅友半醉猶能捲白波

十

白樂天詩綠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

吳旦生曰唐宋詩人多以十字作謚音讀往往作平聲入詩劉禹錫詩春城三百九十橋夾岸朱樓隔柳條宋文安公宮詞三十六所春宮館二月春風送管絃晁以道詩煩君一日殷勤意示我十年感遇詩金蕭真卿詩兩崖偏側無十步萬頃逡巡酒一盃說家謂里巷間人言利之小者曰八文十二謂十為謚蓋語急故以平聲呼之田子藝云非也十當音旬古人以十日為旬故如此讀

又以司字作入聲讀如樂天詩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

職未蹉跎一為軍司馬三見歲重陽宋太素詩鄜州
軍司馬也好畫為屏官為軍司馬身是謫仙人○又
樂天詩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相字
上聲杜詩恰似春風相欺得相字入聲

浪濺

白樂天與盧侍御宴黃鶴樓詩云白花浪濺頭陀寺紅
葉林籠鸚鵡洲

吳旦生曰塵史云頭陀寺在郡城之東絕頂處西去
大江最遠風濤雖惡何由及之如孫魴金山寺詩驚
濤濺佛身漁隱叢話云金山寺何其低而小哉蓋詩

人形似太過率多此疵張仲達咏鷺鷥詩滄海最深
處鱸魚銜得歸張文寶云佳則佳矣爭奈鷺鷥嘴脚
太長也亦同坐此

十二行

白樂天詩鍾乳三千兩金釵十二行

吳旦生曰十二行或謂六鬟也齊肩並立為釵十二
然此乃答牛思黯詩自注云思黯自誇前後服鍾乳
三千兩而歌舞之妓甚多乃謔予衰老故答則所謂

六鬟良是也又觀梁武帝所歌莫愁云頭上金釵十二行演繁露謂排插十二釵也南齊周盤龍父子俱有神勇高帝嘉之送盤龍妾杜氏金釵十二枚唐制命婦以花樹多為高下曰花釵若干也留青日札謂古婦人髻高故能插金釵十二行乃六雙也據此則又是一人用十二釵矣

富貴

後山詩話曰白樂天云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又云

歸來未放笙歌散
畫戟門前蠟燭紅
非富貴語看人富
貴者也

吳旦生曰唐人之言富貴者晏元獻謂萊公詩老覺
腰金重慵便玉枕涼未是富貴語不如樂天詩笙歌
歸院落燈火下樓臺此善言富貴者黃魯直又謂樂
天二句不如子美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
深也唐人之言窮者東野詩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
山不如閬仙詩市中有樵山我舍朝無煙井底有甘

泉金中乃空然蓋孟氏薪水自足而買家柴水俱無也

人知樂天善言富貴而不知其又善言窮也有詩曰塵埃常滿甌錢帛少盈囊侍衣甚藍縷妻愁不出房抑何其窘迫無聊耶野客叢書引東坡曰淵明歸去來辭餅無儲粟使瓶有儲粟亦無幾此翁只於餅中見粟歐公曰孟郊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能幾何二公戲言之耳非真譏之也才人志士

筆端造化抑揚高下不可以一律觀譬之水泉揚之
可以滔天抑之不過涓涓於溝洫間爾文章亦猶是
晏元獻常言富貴不及金玉錦繡惟說其氣象若樓
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梨花院落溶溶月
柳絮池塘澹澹風窮人家有此景否

傳席

輟耕錄曰今人家娶婦輿轎迎至大門則傳席以入弗
令履地然唐人已爾樂天娶婦詩青衣轉去聲氍毹錦繡

一條斜

卷五十

吳旦生曰按李夫人初至武帝迎入帳中共坐宮人遙撒五色同心花果帝與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得多

得子多也又京房之女適翼奉子房以其日不吉三

煞在門

青羊鳥雞
青牛之神

犯之損尊長及無子奉謂不然但

以穀豆與草穰之今人花燭之夕撒果子及下車則撒穀豆是始於漢者尚沿也更觀獨異志云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崑崙山而天下未

有人民議以為夫妻又自羞恥乃結草為扇以障其面今取婦執扇象其事也審爾則其從來益遠矣

依

白樂天詩坐依桃葉妓

吳旦生曰樂天自注依馬皆切又詩醉依香枕坐亦此音也蘇子卿詩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曹子建詩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古韻相叶如此依字當

作挨音也然觀漢律歷叙傳云官失學微六家分乖
一彼一此庶研其幾崔駰達旨云淳朴散離人物錯
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猛虎行云自矜無當對氣性
縱以乖朝怒殺其子暮還食其妃則二韻本通故耶
小雅采薇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
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蓋其
音韻最古

史記天官書五帝座後聚十五星蔚然曰
郎位漢書蔚然作哀烏甘氏星經作依烏

依亦音
哀也

交情

本事詩曰元相公稹為御史鞠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
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為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
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
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
向慈恩院裏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
里神交合若符契

吳旦生曰白傳元相交既深又善詩時號元白江淮

間新進小生目為元和詩體北夢瑣言乃謂白集內
哭元詩云相看掩淚俱無語別後傷心事豈知想得
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洎自撰墓誌云與彭
城劉夢得為詩友殊不言元者人疑其隙終也余謂
不然按元寫白詩於閬州西寺白寫元詩百篇合為
屏風又元守浙東白守蘇臺置驛遞詩往來謂之詩
筒其詩有云有月多同賞無杯不共持又元上令狐
楚書云某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詩或為

千言或為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往往戲排舊
韻別創新詞名為次韻蓋欲以難相挑耳又白序劉
禹錫詩云予與元微之唱和頗多嘗戲言僕與足下
二十年來為文友詩敵幸也亦不幸也吟咏性情播
揚名聲幸也然江南士女語才子者多云元白以子
之故僕不得獨步於吳越間此亦不幸也今垂老復
遇夢得非重不幸耶又白在洛元過之以二詩別去
白頭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歡又云自識君來

三度別這回白盡老髭鬚未幾死於鄂白哭之曰始
以詩交終以詩訣絃筆相絕其今日乎據此則兩人
交情白頭如故即白之序劉猶言與元為文友詩敵
且云垂老遇劉未嘗獨厚於劉也其自誌亦偶及耳
何言隙終以誣前哲

賈氏談錄云樂天葬龍門山河南尹盧貞刻醉吟先生傳立於

墓側四方過者必奠酒
方丈之前常成泥濘

柘枝

楊升菴曰白樂天詩柘枝隨畫鼓調笑從香毬不知香

毬何用如今人詞中用金縷字亦不知金縷於歌何關
吳旦生曰羯鼓錄柘枝本柘枝舞也其後字訛為柘
枝余觀瑣碎錄云柘枝舞本後魏拓拔之名易拓為
柘易拔為枝其說為有理樂府雜錄云健舞曲有柘
枝軟舞曲有屈柘樂苑云柘枝曲羽調也屈柘枝商
調也屈一作掘音担韻語陽秋云柘枝舞起於南蠻
諸國而盛於李唐章孝標云柘枝初出鼓聲招花鈿
羅袞聳細腰言當招之以鼓張承福云白雪慢回拋

舊態黃鶯嬌轉唱新詞言當雜之以歌而鄭在德詩
云三敲畫鼓聲催急一朶紅蓮出水遲則所用者一
人而已法振詩云畫鼓催來錦臂攘小娥雙起整霓
裳則所用者又二人按樂苑用二女童帽施金鈴并
轉有聲其來也於二蓮花中藏花折而後見則當以
二人為正

夢溪筆談云柘枝舊曲遍數極多如羯鼓錄所謂渾
脫解之類今無復此遍寇萊公好柘枝舞會客必舞

柘枝每舞必盡日時謂之柘枝顛今鳳翔有一老尼
猶是萊公時柘枝妓云當時柘枝尚有數十遍今日
所謂柘枝比當時十不得二三老尼尚能歌其曲好
事者往往傳之



歷代詩話卷五十